文章辨體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八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辨

諱辨

疊山謝氏曰一篇辨明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佯爲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晋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蓋之類是也今賀

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治勢果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饑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

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桐葉封弟辨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也周曰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鈌鈌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辨鵩冠子

晦翁云退之議論正規模闊然不如子厚較精密如辨鵩冠子幷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皆是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鵩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鵩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鵩冠子遷號爲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鵩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正統辨　　元楊廉夫

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僞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保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而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

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乎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抑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入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太遼之號改于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大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

苴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彝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爲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

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充用氏父子以爲优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塘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晋爲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晋又可乎。縱承晋也謂之統可乎。又謂北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大唐宗廟祔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唐以爲統則遂爲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

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朱子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若不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矣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爾又非劉蜀

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爲南史也明矣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咈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

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三十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淡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淡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

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而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辯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語乎不取也吾無以爲論

禄命辨

洪武宋景濂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剛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禄覩命禄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禄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閫奧也曰十二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羅睺計都也星

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飽該曹士蔿皆業之士蔿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胄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伶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益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

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必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外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以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爲用用則爲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歷某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主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

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爲木之餘計爲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木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木火土木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尅故無亦非通論也況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詳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皙而瘠也至於豐肉而厚則得土氣之

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修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不待古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身修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貴成於已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自畫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惰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知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灌斝玉瓚禳之子產不之

與已而果然竟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寂然不嘗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所求乎曰有子罕言命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八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九

海虞後學吳

原

原道

唐韓退之

程子曰韓子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

傳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

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

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析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

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財貨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得其常郊焉而天人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

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晦翁云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氣稟之不同爲未盡耳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

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

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

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忌與忌之謂也忌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幾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

問而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

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惑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過

王介甫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廣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悔悔

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登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勢原

李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

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惟萬物爲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特其關紐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僂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

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者成湯祝獸綱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及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閎隱如雷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為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軌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

也以爲人終莫敢蹙路馬之芻觸圉兎之毛也欽頓關紐嬉弄樞機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滿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之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巋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枝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剥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

橫肆奔悍於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墜而什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火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謹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文原　　洪武宋景濂

余謂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予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王紳及楷之弟柏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

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托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也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之聘覲宴享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

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其音聲之抑揚綴兆之節疾也者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墻亭毗之揚觶也苟喻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者則其用章斯所謂兼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濟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流能充之則可三配序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吾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鶩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及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

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㪚㷀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
熒躔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昆侖玄圃之崇清增城九重之嚴
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眇而無際涵負而不
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
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
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
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
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人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
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
乎大道堙微文氣日削鶩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
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蠱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
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
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擠者將以蝕夫

圉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物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皿者將以昏夫懵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智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鳶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蟣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也哉

余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夸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至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

而余之所見則有異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榛荆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余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礪者一假塲屋委靡之文紛糅雜略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相與一言之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同者謂何異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以紀載非畫則無以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飾車輅之等威表旗旐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爲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以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

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而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物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列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彝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蓋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姿媚者是躭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資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景暘攻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爲才大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籍甚有

薦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則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知所重乎哉

原儒

王子充

儒之名何自而立乎儒者成德之稱蓋其稱肇於孔子至荀卿氏論之爲悉而其後復有八儒之目及秦漢以下儒之名雖一其學則析而爲三有記誦之學有詞章之學有聖賢之學士之爲其學者其爲道舉不易也而其尤難者莫難於聖賢之學矣聖賢之所以爲學者何也必其性之盡於內者有以立其本而才之應於外者足以措諸用也方其幼也禮樂射御之節書數之文無弗學也凡知類入德之方亦既習而通之矣比其長也三才萬物之理必推而究其極也推其理所以致其知也致其

知者思也思則有以明諸心矣仁義禮知心之所具之性也心之明則性之盡也盡性則理之具於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夫能盡其性則大本立矣而推而至於盡人物之性又由其才有以應之也故自日用之間以及乎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莫有以應之才之周事之所以成也此其所以小可以爲國家天下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國家也故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是故天下之理無不有以明諸心者性之盡於內而推已以及乎人物使天下皆有以待於我者才之應於外也夫有以盡於內未有不能應於外者也不能應於外由不能盡於內矣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一本也自本諸身以至證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

無二用也其本末體用以內外之兼至者誠也內而性之誠者其本既立矣外而才之應者其用復周焉誠之至也此所謂聖賢之學者也嗚呼周公仲尼已矣孟軻以後自荀卿揚雄已不能臻乎此而董仲舒韓愈僅庶幾焉於是聖賢之學不明也久矣蓋千數百年而周邵張程諸君子者出始有以爲其學而周公孔子不傳之緒乃續焉本諸易詩書語孟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而後知人所以官兩儀裕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五三六經不爲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迨考亭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又皆同心僇力以倡其學至是而聖賢傳心精微之本經世博大之用發揮無餘蘊矣然至於今未久也而其學已不復傳凡今世之所謂儒者剽掠纖瑣緣飾淺陋曰我儒者辭章之學也穿鑿虛遠傳會乖離曰我儒者記誦之學也而人亦曰此所以爲儒也嗟乎昔之稱詞章者唐之

燕許宋之楊億其詞章蓋誠足以華國也昔之稱記誦者漢之馬鄭宋之劉敞其記誦蓋誠足以窮經也使若人也其記誦詞章而止若是焉固亦何取其爲儒名耶是故吾所謂聖賢之學者皆古之眞儒而今世之稱記誦詞章者其不爲孔子之所謂小人儒荀卿之所謂賤儒者幾希吾友鄭君仲舒儒者也其所謂儒志乎聖賢之學者也是吾斯之謂儒而非今世之所謂儒也鄭君游京師受知今相國遂入經筵爲檢討儒者之用庶幾有以自見者乎吾故於其別也言以贈之作原儒

原諫

人君之職莫急於納諫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納諫難矣而進諫爲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托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於片言置君德於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銜鱗骨披逆

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不忌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謂諷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於遂非臣或至於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爲難而人臣之進諫爲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爲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不足爲難也苟事暗主而用直諫則鮮有不及其身而況於諷諫其將君之何於是二者之諫均爲難矣嗚呼唐虞三代遠矣近而論之漢唐之世號能納諫者莫如文帝太宗爲盛矣文帝寬仁盡下群臣雖切諫常假借納用之君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所謂諷諫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袁盎引郤慎夫人坐指人號爲說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所謂諷

諫也及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於元帝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於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宦於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於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於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於僖宗然皆不免於殺身是事暗君固無事於諷諫而因直諫以蹈禍亦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於直而蹈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已獲盡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甚於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旋踵殆如燭照而龜卜不亦深可戒哉和陽王先生風有大志負氣節而敢言者也今擢居諫諍之職士大夫咸曰先生遇明

主諷諫宜諫將無施而不可矣金華王禕辱與先生游因原夫諫之所爲難者爲文以贈之嗚呼言其所以難則其所以不難者固有望於先生也夫

戒

戒子

漢諸葛孔明

晦翁曰靜以致遠蓋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能致遠西山云孔明戒子書朱子取載于小學書中真格言也

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戒子儼等

晉陶淵明

東坡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此詩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告儼俟份佚修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但恨隣靡二仲室無來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愛閑靜閑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逐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耿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餌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雖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

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遺戒子孫

唐姚元之

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爲後法

三戒 并序

柳子厚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

以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麑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

亦勝將跡之虎因喜計之曰此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麗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未某氏之鼠

未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巳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榹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鬨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歸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詎詎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自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是盈秪益爲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行舟戒

宋江休復

景祐丁丑歲夏六月淳汴而東將至驛名青陽者風甚不可行舟橫竹箭之中屢矣施著不能制其後擣者無以翼其傍遽泊於上風多其綁纚以維之固其椽杙以繫之蕩動頓掣惴惴然慮飄於東岸責其人置舟危地對曰若據便地則乘流而止順風而過者必有衝擊排蹙之患姑處此以避其銳焉於是斷者續之挺者椓之恐懼警戒卒以無患彼揚帆乘勢嚮我延頸而

羨之者敗溺不救摧撞相倚退而念曰今日之風我之患卒以全彼之利遂以傾利害不同而吉凶相詭時耶理耶或曰止者易爲工進者難爲巧彼知順風之可乘不知疾風之不可乘得勢者不戒臨危者能懼是以禍福殊焉因志之以爲行舟戒

嫌戒

王深甫

禮謹於別嫌疑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以爲嫌疑之謂也我以爲嫌疑則人必有嫌疑之者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恃其情不至於是也情不至於是有人焉伺間躡其迹而議之則奚說而可辭與其亦受之而已矣夫人亦好多言矣完然者尚欲指其缺也況自投於嫌疑之地欲免得乎此君子所以貴由禮也

女戒

張橫渠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正柔順）是曰天明（天始顯明）是其帝命（命汝使順）嘉爾

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爲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婿也無然皐皐皐皐難與言也無然訿訿訿訿難其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安立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祀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粧絢可飾不太華枕爾文竹席爾吳筦念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遜退也提提謹安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戒子孫

柳直清

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荷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蹈懲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脩已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躐士君子於世已無能而望它人用已無善而望它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

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悌爲基恭默爲本畏法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僞來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蓍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齕蔔匏而已皆保重名於世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

哉

言戒　　司馬君實

迂叟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大鍾鼓扣之則鳴鏗鏘韃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扣而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鍾鼓也

事神戒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心神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題跋

讀荀　唐韓退之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雜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

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乎今者蓋寡法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鶡冠子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舟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柳子厚

自吾居夷下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

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配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世人笑之也不以其徘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大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荅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羮玄酒躰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說以奇異小蟲水草櫨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蛩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

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
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
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
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者瑣者呫呫然動其喙亦
勞甚矣乎

書處州孔子廟碑陰　杜牧之

天不生孔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
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
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資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
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
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
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
之士特出言曰黃帝煉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

得其繼可如皇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國辟四夷盡非凡主也皆惑其說耗天下損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杜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荀脯麵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而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子

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書鄭綮傳

宋徐仲車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宰相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其道甚難然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其行不過百里驅而倍之則且病矣龠合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一以龠合而加之斗升之上則溢矣況斗升而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

況遠不迨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耶吾辱其位者耶其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爲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止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跋放生池碑

歐陽永叔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次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

吾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跋平泉草木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押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唐華陽頌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盡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物絕人倫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皆必棄萬事絕

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乃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

讀孟嘗君傳　王介甫

疊山云筆力簡而健得意處只在擅齊之強以下數語然亦是祖述退之祭田横墓文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

所之疆得一士焉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黃子思詩集後

蘇子瞻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草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亂兵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也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

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覆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爲詩如此

題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躰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爲鬼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嚴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

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眞行此大妄也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又有長史眞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人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眞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

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畧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書魏鄭公傳後

曾子固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郡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己過取小諒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矣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

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大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以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攄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諍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此乃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于后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久未之見也何則以焚

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謀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會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題摹燕郭尚父圖　　黃魯直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爲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兩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固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跋韓退之送窮文

送窮文蓋出於楊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度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況下者乎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板蕩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門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樹煙火

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文潛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闇葷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爍之所起往往自失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至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爲不足類也

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內聽婦言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敎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布衾銘後

陸務觀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讀唐志

朱晦庵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

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晨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神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詠。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爲文者所能

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上。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大玄法言。蓋亦長楊羽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煩沂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

沃者其光輝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謟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行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所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蔡歌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之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

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

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

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婢妾賤髡盜賊亦衝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聞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

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戒狄之醜號加之其爲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跋朱喻二公法帖

學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黃米而歆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如何也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爲真牛也彼其前者邪顧而徐行後者驤首而騰起目光烱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觀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若詎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舒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没爲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倣其所爲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姚文獻公在今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此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聞行知不知老而少懶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

爲世俗所謂道場者筆畫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間以視熹熹竊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覩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

跋程沙隨帖

唐肅宗中興之業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元帝則有餘矣故許右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德則豈可謂無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蓋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謟子妄爲刻書以謗後之其說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

跋病翁先生詩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等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若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無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

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

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輿曳驅馳。暴露飢渴。而轉于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固失其傳邪。國朝受命覆冒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失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卹疾病癃老之人德至渥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頗復修舉而莆之爲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廖君德明獨有感焉乃即縣南爲舍一區牓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爲之條約。間以示余。請記其事以告後人。冀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惟廖君於此實與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聽者。又何

待於余言哉。姑爲書其條約之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讀漢書

黃東發

貨殖傳首所叙備極古今之變可謂本本原原之論矣讀之令人三歎所傳自計然以來固以紀事變之始而以子贛參其間則不可之大者也夫子所稱貨殖云者若曰富貴在天有志於道者所不必問而賜乃未能忘情焉則於進學有妨未至於顏子之庶焉耳豈若後世生產作業孜孜於利者哉且以子贛孔門高弟而下與區區頓拾仰取者同科以纖瑕而汚拱璧又豈所以爲賢者諱耶雖然以贛之賢而微有貨殖之心已爲班氏所辱如此爲吾徒者亦可以戒矣

雋不疑剛而能斷其引蒯聵以折戾太子特一時應卒之機耳於經義則未合蓋昭帝親受先帝天下太子久廢君臣之分久定使戾園在亦不過退就藩邸奉朝請耳與衛輒不受命而自立以子拒父者非類也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後語　　熊夫非

僕於鼇峰創小精舍中爲夫子瑞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或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取其法行之太學達于郡縣今邵馬二賢不與無乃非文公初意邪曰從祀之典凡先儒有功聖門者咸在若配食非得夫聖統正傳者不與也此五先生吾無間然矣若邵馬張呂諸賢固已秩在從祀文公贊六君子乃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竹林祠又增延平先生爲七賢以致尊師之意是故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擬也輒申其義

一尊道有祠爲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爲先而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爲重而道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皆非有得於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於道則不足以爲學言道而無見乎道之全體亦不足爲道矣是

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於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思傳之孟大學中庸七篇之書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大明于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於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有間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游戲物外出言制行不免近於高曠非可爲世常法也若涑水之方行苦節制行非

不誠。而前輩謂父邦致知一段如尊楊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自有不可掩者。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馬則仍舊從祀之典可也。

一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于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佑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世仍唐制。至今按爲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享祭。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報本之心。必其平時眞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脉相屬。今姓名昧昧。尋常方冊之間。耳目尚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肸蠁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於顏曾思孟配饗。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

十哲世俗之論予之書寢短喪求之聚欲具臣已見責於聖門況顏子既升配饗又增子張爲十哲果何義耶十哲之外若南宮括宓子賤蘧伯玉曾皙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於傳記此其當正者二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唐禮官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爲竇憲作奏章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於春秋王弼尚老莊之學自背於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說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

祀而楊雄美新投閣不能掩綱目莽大夫之書尚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大本已失至今二人上與孟子同列下猶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此其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兩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沂其淵源豈無尚有當攷論者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真首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爲千萬世不刊之定典也

一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爲定固不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然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晳伯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曰是不可以此爲斷矣學莫大於明人倫人倫莫大於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可安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必仍今之制則

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先聖酌献之時以齒德尊者爲分獻官行禮齊國公前配位如之兩廡更不設位如此則可以示有尊而敎民孝矣有王者作禮當損益不可濟也一京師天子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至後天致用道德功言載之六經誠後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大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爲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契之敷敎禹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矣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人秉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泯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脗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怫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欲藥者以枯木腐骨湯爲虀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知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爲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者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苦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辨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

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題倪生蘭亭卷

柳道傳

貞觀間蘭亭始出趙模諸葛政馮承素韓政實專臨榻之事而褚河南虞永興諸公又別臨之乃若蔡君謨薛紹彭黃魯直米元章之在宋尤以此爲博雅中一奇事定武本最先入石而於其間又有肥本瘦本五字損本不損本之異自重鐫別刻相望而起歐六一集古錄跋尾凡九首而尤有取於蜀寶月本不少董家聚古法書蘭亭本多至三百賈魏公亦數十本如王枕則以燈影縮而少之者耳世之考論蘭亭往往以鑱刻疑斜金鑱八字細豐杵痕決其真贋是未必然隋書如傳神寫照區區爭

之形似抑已末矣昔予嘗從縉紳先生倫論茲事因視生仲權以此卷相示姑節其所聞試一諗之

讀禹貢

洪武朱伯賢

愚讀禹貢而知聖人之書法謹而有辨也其載九州山川地理曲折及貢賦封域之事言簡義密詞嚴意周一字之間含蓄無盡如書山川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山南曰陽水北曰汭地高曰丘厎成曰陶高平曰陸瀦水曰澤其土色無塊曰壤土黏曰埴脉起曰墳青黑曰黎玄而疏曰壚其草木少長曰夭上竦曰喬繇言其茂條言其長叢生而積曰包其水道因水入水曰逆循行水涯曰沿舟行水上曰浮絶水而渡曰逾曰亂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小水合大水謂之入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會而合于一謂之同其治功除木曰刊祭山曰旅致功曰績可種曰藝可治曰乂順其道曰從得其正曰殷經始治之謂之載已盡平治

謂之既其賦法最薄曰貞雜出曰錯其貢法常獻曰貢器盛曰
篚包裹曰包待命曰錫非一物曰錯凡例不過四十而千萬世
之豐功盛德盡在是矣因詮次之以便覽者

跋三官祠記　　宋景濂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道士白虛顥俾予識其後按
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而魯
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
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
上之天著山上其一瘞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
之名實肇於此也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
爾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爲三是必有其說矣公執文章
政柄呼嗡一世乃議不及此而鋪張鬼神之情狀一切歸諸道
家公之立言誠未易窺測哉虛顥往南陽見著絳帕頭鼓瑟焚

香者幸以公文問之

書穆陵遺骼

初至元二十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璧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爲姦明年乙酉正月奏請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爲飲器大明洪武二年己酉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鑒藏深惠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庚戌六月庚辰

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嗚呼

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讀宋徽宗本記

徽宗爰自端邸入正宸極呼吸雷風舒慘陽陰赫然有爲聞于

天下於是叙復正人宏間言路意臻時雍之治以復祖宗之舊曾未旋踵卒改所圖委政姦回托國閹豎鼎軸非據節鉞妄加狐貍嗥於闕庭鬼蜮潛於宮掖置編類之局樹黨人之碑倡言紹述擠陷忠良百僚側足四國寒心群兇方爲得志力陳豐豫之說開大晟府以制雅樂用魏漢津而鑄九鼎文飾太平詐言符瑞八寶誕受玄圭璽錫金芝出于簷脊祥麟毓於牛腹由是侈心寖生邪欲轉熾大興土木之役創運花石之綱艮岳排空絳霄凌漢殫極工藝之巧鉤致珍怪之物君臣酣歌上下荒淫俾晝作夜以亂爲治至同臣庶之服恣行期門之事無之妖人乘釁蠱惑帝聰天神降于坤寧璇宮遍于寰宇玄科秘籙方崇醮祠之儀大虛金壇遂定道階之品其視法弊令乖民生塗炭將驕卒弛邊備摧落縱有耳而不聞雖有奏而弗鑒皇天震怒災異洊臻黑眚見於禁禦赤氣犯於紫宮大水冒於都城妖狐

升於御榻咸謂適然益開戎釁滅天祚而亡兄弟之國結女貞而進虎狼之虜卒起狡謀遂成反噬張敎之降始受粘罕之師已出肆其封豕之威如蹈無人之境蹂踐我檀薊侵軼我代朔攻擣我太原圍逼我京闕三鎮之割方急六賊之誅已緩及天金兵再出力遂不支瓦解土崩魚爛河決宮闕淪辱宗室剪夷哭聲振天赤血滿地翠華北狩遠臻漢北之區父老見思徒洒山東之淚自非義士集勤王之師謀臣建南渡之策則九廟神靈不血食矣嗟夫成湯務德帝命式於九圍紂爲不道身死周人之手聞以一人治天下未聞以天下奉一人柰何窮奢極侈毒痛四海百萬生靈彼實何辜其身亡國破爲萬世笑非不幸也宜也傳曰惟命不惟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可不畏哉

書徐進善三命辨後　　蘇平仲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命蓋昉

於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莫測雖聖人有所不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哉難乎矣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脩短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氣候焉爾存乎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爲八刻一刻離爲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辨早晚之節權厚薄之等以斷賢愚貴賤脩短休咎之故此談命者之所以微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原性讀書而遂於方技進善之論如彼余之說如此原性其亦能折衷之也

書蘇伯脩御史斷獄記後 元至正中作 劉伯温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

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壓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氓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衝寃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稿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斯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大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爲哉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叙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爲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擿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寃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強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

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訴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輿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拗而爲鬬激激而爲盜賊鬱而爲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